



▲ 攻頂

夢土上

記 2006 年校友會玉山之行

文・電物 75 級 黃須白／圖・電工 63 級 林嘉勳

如果不是俊秀學長(管科 74、校友總會執行長)熱情的召喚，我們這一大夥原不相識的校友不會在這週日清早，天猶溟濛之際，拾起背囊，離家而去。如果不是東北亞第一高峰獨特魅力的吸引，我們這一群久已離散的交大遊子，不會頂著寒風，披著星月，齊聚在那茫茫雲海、冷冷夢土上等待日出……。

首途—彩虹瀑布、東埔溫泉

十月十五日，週日侵曉，殘月斜掛西窗，我不待鬧鐘催我驚醒便由一夜輾轉難寐中倦暈坐起，迷濛間，猶未悟覺究竟為何這天光未透、週遭岑寂之刻偏已醒轉，只依稀稀稀、模模糊糊一個念頭飄過，似乎今兒個有緊要物事。不多會，雙眼慢慢能張，頭腦也漸漸清楚，如綿雲海不覺中淡淡浮現心中，玉山圓柏蒼勁枯古的形貌也隱隱約約泛過眼前，噢，是了，我們要去爬玉山！

五點五十三分，天際漸白，計程車飄抵公園路公保大樓的集合點。四下望去，除了斜角對街的7-11燈火通明，店員伸個懶腰、打了個呵欠外，週遭僅只我一人走動張探著，此外再無人跡，甚至樹樹榕傘之上也一片寂靜，雀鳥兒都仍酣眠著。六時許，一部計程車在我身邊停下，陳美惠學姐（經管所92）取出半人高的大背包走出車門，放下背包後，又回過身由車內拿出一個中型提包。看見她這等裝備，從沒登過高山的我不禁擔心自己是否太大意了，東西帶得太少。不一會，又一部計程車駛近停下，一對約莫四十出頭的登對夫妻相繼步出車外，見彼此都是登山杖、登山背包地，心中已有幾分親切，相聊後，果真是一道登山的校友林嘉勳學長（電工63）及王惠玟學嫂。又一會，天已全白，中型小巴來了，於是大夥上車馳往新竹迎接在交大候車的十來位學長。

七點近半，車抵行政大樓，熱熱鬧鬧好一陣後，所有登山成員紛紛尋位坐定，我們開始往第一站集集進發。車上高速公路後，俊秀學長首先打開話匣子，東一段申請攀登玉山許可的抽籤艱辛，西一段校友總會各式活動的用意宗旨，更再一段交大在台復校時諸多學長的出錢出力，令得所有學長不分長幼異口同聲齊齊讚賞交大學長的美意德澤。但更多沒說出口的是，若不是俊秀學長無私的奉獻與「創造被校友利用價值」的誠摯信念，交大校友的人脈網絡也不會這麼快織密縫實起來，成為能夠互助互利、並幫助學校發展的有力後盾。

俊秀學長起完話頭後，接著所有學長輪番自我介紹。待得一圈輪畢時，儘管大家都是早起，卻已全無睡意。這時林嘉勳學長接過麥克風，邀曾登臨台灣百岳的幾位學長介紹登山經驗，於是李曉娟學姐（工管所94）、江國銘學長（電工71）、朱清華學長（環工所84）、何宜庭學長（資科80）、黃宏圖學長（資科



80) 等紛紛暢快分享登山喜樂。不覺之中，車已行近集集，而大夥仍意猶未盡呢。

沒多久，載了滿車歡笑的巴士駛進了濃蔭蔽天的綠色隧道。又一會，車子來到集集車站。稍事短暫停留後，我們又再驅車前往武昌宮。到達時，太陽正烈，四野無風，偌大的宮前廣場上兩、三隻雀鳥無聲低啄著。定眼直前望去，只見燦黃屋瓦在白晝下依舊金輝閃閃，燕尾脊樑也依舊秀挺蒼拔，但是左右廂殿卻是敲斜歪傾，廟門正廳則隱隱似若不見，宏敞肅雍的宮宇怎麼看怎麼不相稱。而待行近瞧時，方使讓人驚覺原來厚厚實實的一樓寶殿已全入了土，整束整束被混凝土包覆的指粗鋼筋則歪扭亂折，像是離了血肉的根根枯骨，那慘狀令人心驚，也令人震懾，若非親眼目見，實難想像 921 的地震威力。

離了武昌宮後，先到水里用中餐，並到車埕的鋸木場寧靜小憩，其後則登車前往東埔的溫泉飯店。

下午約四點，車抵東埔勝華溫泉飯店。將行李安置回房後，大夥輕裝齊聚大廳準備先來段玉山登頂前的暖身。這時，俊秀學長說帶來了一面交大校旗，朱清華學長忙向飯店服務台商借來一桿旗竿，並一路扛著這旗竿走上彩虹瀑布。途中某位幽默的學長瞧著了，直打趣說道這是「清華」扛著交大旗。

大夥在彩虹瀑布清涼涼地暫作休歇後，天色已漸暗，便打道回旅社享用晚膳及碳酸溫泉。回飯店途中，在登山口附近，見一厝木屋簷下許多形似土芒果的愛玉子堆放著，我們不由佇足各吃了一杯貨真價實、當場現做的道地愛玉，那滋味、那份量，肯定不是台北夜市裡的人造愛玉可比。而在近飯店的彎曲山路處，恰遇養蜂人天晚正要收攤，與其歡暢相聊下，養蜂人熱情邀我們試嚼飽含蜂蜜的白色蜂蠟，甚至還送了隻殘老胡蜂給清華學長。



中道一排雲山莊



一夜好眠後，我們早早起床用完早餐，然後坐車前往海拔2,600公尺的塔塔加遊客中心，並在這裡與兩位嚮導莊先生及小松會合。

塔塔加這裡天氣極好，藍天、綠樹、白雲、紅花，說不出地舒暢。但是冷冷的涼風颯過臉龐，輕鬆的心情也不由一緊，再往前走就是玉山了，玉山圓柏就在那裡，很期待，也很緊張。

遊客中心裡我們依規定觀看了一支十分鐘長的介紹影片，並一一被唱名驗明正身，那景象就像到美國在台協會辦美簽一般，彷彿即將前往的是個莊嚴的國度，只有朝聖者才可進入。驗過了身份，我們坐上接駁車駛往登山口。

十點二十左右，我們開始往即將夜宿的排雲山莊進發。一路上，大夥邊欣賞山林美景，邊佇著登山杖輕快地走著。走走停停約一小時後，行抵孟祿亭，此時雖尚未正午，已有學長饑腸轆轆，於是大夥取出便當及俊秀學長貼心準備的水果開始用餐。而行李帶多、幫每位登山學長都帶了零食的美惠學姐也趁此休憩之時將行李打散，讓一些年輕的學長幫忙揹負著。

十二點出頭，隊伍繼續前行。前一日苦於腳痛，行走不甚方便的惠玢學嫂此際卻精神奕奕地與嘉勳學長穩健地領頭走著，羨煞了許多年輕學長。不久後，美惠學姐力有未繼，大學時是登山社的曉娟學姐於是主動亦步亦趨緊跟著，生怕有了閃失。

好一陣子後，行抵白木林。只見蒼翠蓊鬱之中，一段段清瘦古奇的白色枯木錯雜其中，對映著湛藍晴空，煞像一幅光豔亮麗的印象派圖畫，引得學長們紛紛取景留影。

休息約二十分鐘，隊伍接續開拔。走走又停停，止止又行行，好不容易兩點近半來到大峭壁。這時，忽聞悅耳鳥鳴，大夥忙往林中尋去，卻不見鳥鳴何處。不過仍有耳尖的學長猜著了，原來是宜庭正嘍著嘴維妙維肖學鳥唱。只是唱著鳴著，倒也真引來了不怕生的金翼白眉。清華瞧著了，連忙取出 DV，靜靜悄悄地繞著鳥兒攝錄。美惠學姐、領隊玉卿嫂、惠玢學嫂則是趕緊拿出幫大家準備的各式零食，讓大夥傳食分享。



(金翼白眉，Taiwan Laughing Thrush，為台灣特有種，也是台灣產畫眉科鳥類中，分布於海拔最高處之鳥類。感謝清華學長提供相片)

好一陣後，休歇飽足，我們繼續上路。章正欣學長、林超俊學長(控工79)、陳靖藤學長(控工87)和王宥驊學嫂、國銘學長、與我等當先走前，四點近半時平緩山路忽一個急陡坡，大夥心中立刻一喜，排雲山莊到了。果然，筋疲力竭二百多級彎曲石階過後，眼前豁然開朗，一簇簇鮮黃野山菊山坡邊夾道豔開，一樹樹蒼綠老杉柏山頂頭連天吐翠，那景色、那風光，令人心沁神怡，那矮屋、那陽光，讓人舒暢溫暖。

約莫二、三十分鐘後，我們那早已斷斷散開的登山隊伍三三兩兩、陸陸續續上來了。嘉勳學長一到，立刻取出高度計，與山莊牌匾上書刻的標高比對，幾位學長則湊圍上去熱烈討論著。

閒坐一會後，身體開始覺得冷涼，學長們紛紛加衣添帽，並移坐至陽光底下，享受有如冬陽般溫暖的陽光。這時忽然一隻紅羽雀鳥飛近覓食，全然





無懼山莊前錯落群聚的登山客。宜庭瞧著了，不急不徐、溫溫緩緩告訴大家那是不怕生的酒紅朱雀，別隊的山客聽到了，紛投以欽佩目光。

五時出頭，山莊主人吆喝開飯了。交大校友團隊、友達公司團隊、桃園健行團隊等登山隊員聞訊皆起，紛紛拿出自備的鋼杯竹筷，井然有序地排隊從大臉盆中打菜添飯，然後或坐或站著，在斜暉中享受著辛苦登爬一天後的美味果實。



茶足飯飽後，天色已黑，顧念隔晨須早起攻頂，山客們簡單刷牙漱口罷便早早回山莊或莊外的帳棚就寢。此時滿空星斗，銀河如淡淡白霧橫過南天，我與國銘學長、超俊學長等不畏戶外五度以下嚴寒邊欣賞靜夜星空，邊閒聊工作點滴。清華則與嚮導莊先生及小松漫話山中神怪，並於是夜拜了曾帶盲人團玉山攻頂成功而體悟凡事須謙卑的小松為師。

八點過，山莊熄燈，仍在室外的山客們陸續回莊內安歇。我躺上靠牆角的上鋪床位後，但覺房中空氣又乾又燥，好似二十多年前搭乘登陸艇回金門老家時的那種窒人鼻息的船艙感覺，全身上下無一處安適。而我隔鄰的國銘學長也不舒服，左右輾轉難以成眠。再過去的靖騰與宥驊則小夫妻兩恩恩愛愛，相擁而寢，全然無理會大房間中此起彼落的交響樂，真是羨煞人。

不知經隔了多久，下鋪一陣騷動，恍恍忽忽間，似乎有人吐了，也似乎有人去看了友達隨團的醫生。又不知經隔了多久，似乎有人喊了頭疼，也似乎有人吃了普拿疼。就這樣，窸窸窣窣、嘀嘀咕咕，爬上爬下、竊聲竊語地，長長夜裡聲響不斷。好不容易快入眠時，嚮導踏進了房催大家起床。打亮待會準備摸黑攻頂時使用的頭燈望手錶照去，午夜兩點方過。

攻頂—玉山主峰

兩點半，星斗滿天，彎彎眉月天際閒掛，登山客簇擠在山莊前小小的庭院食用稀粥。不多久，友達團隊飯飽出發了。接著，桃園團隊也出發了。近三點，我們也頂著星光出發了。

走過山莊左側後方的小徑，我們進入到高高的杉木林。往上瞧去，是暗空，是靜夜，也是點點星火。週遭看去，是亂石、是木蟠、也是幢幢黑影。一會後，平順石階盡然隱去，又一會，腳下只剩崎嶇彎道，若不就著頭燈亮光，欲行寸步也是困難。

摸著黑木暗石走了好一陣後，山勢愈行愈高，一百多米高處的山崖上只見一顆顆昏黃燈火斜斜掛懸著，像是一串歸家的引路燈，也像是梵谷「星空下的咖啡座」裡那讓人滿心溫暖的熒熒燈盞。而待得我們行到無遮攔的高處時，我們的盞盞頭燈也成了山下人的串串引路明燈。這時一陣冷風拂過，我不禁想起鄭愁予的「夢土上」，我在心裡頭輕輕哼著「森林已在我腳下了，我底小屋仍在上頭，那籬笆已見到，轉彎卻又引去了……」。

五點一刻，我們行至風櫃，道路至此全無，只剩鋼索及亂石可攀。山客們紛將登山杖暫置此處崖邊，並將衣帽拉緊，手腳並用齊使著望山頂爬去。

山愈登愈高，坡愈爬愈陡，夜愈行愈隱愈現微微天光。五時四十五分左右，我們攻抵玉山主峰。週遭望去，但見一層層雲海、一層層巒嶂，不覺中，鄭愁予又再輕輕喚起——「雲在我底路上，在我底衣上，我在一個隱隱的思念上，高處沒有鳥喉，沒有花鬢，我在一片冷冷的夢土上……」。

沒一會，學長們也都上來了，小松拿出瓦斯罐開始煮水泡茶、泡咖啡。俊秀學長坐在巨石上忽彎腰嘔吐，待吐畢後，聽其講起





才知昨夜他高山症發作得厲害，吐了好幾次，還去看了醫生。而幾位學長也高山症發，在友達隨團醫護的照護下吸了氧氣瓶。

六點左右，雲海深處一陣光耀，日出了。山巔上到處是人，到處是相機、攝影機，到處是興奮的好心情。我們待其它登山隊在主峰石碑處拍攝留念罷才環圍著碑石留影。這時惠玢學嫂透露了個小祕密，結婚三十年來，這天是嘉勳學長與她第一次合照，原來俊秀學長這次的玉山團真是功德圓滿。



日頭已斜斜東掛，時間約當七點，大夥都已拍完照，便循來路下山。回到排雲山莊時，山莊主人已備好早餐。用完麵條後，我們望塔塔加登山口進發。

國銘學長、超俊、及我都有輕微高山症，頭疼不舒適，聽說只要回到三千公尺以下，症狀就會消失，所以我等三人一路當先疾行。果然到了海拔2,800左右的塔塔加登山口時，所有不適不藥而癒。

在登山口處等了約一小時後，同團學長們陸續下來了，原來在排雲山莊要離開時，江依錦（科管所93）學妹與先生許文誠離奇失散了，所以才略有耽擱。

歸程—溫暖的家

一直都很喜歡金庸在神雕俠侶結尾篇，楊過、小龍女與眾英雄好漢抱拳相別時引用的李白〈秋風詞〉片段—

秋風清，秋月明，落葉聚還散，寒鴉栖復驚，
相思相見知何日，此時此夜難為情。

再會了，各位學長，來年再聚！！友聲